

董仲其 著

ZAOGIMAKESI

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YU

FEIERBAHA

（一八四五年春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一八四五年春止）

董仲其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三·成都

责任编辑：陈文渊

封面设计：张复祥

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ZAOQY MAKESY YU FEIERBAHA
(一八四五年春止)

董仲其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8.6千
1988年3月第1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ISBN7—80524—091—4/D·8 定价：0.80元

前 言

恩格斯晚年曾指出，马克思和他开始从事哲学活动，即他们探索哲学改造、创立新哲学的时期，费尔巴哈是在黑格尔哲学以后，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而近几十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时，贬低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国内一些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学者，也有这种倾向。这种情况，直接促使我写下了这本不成熟的小册子。

这本小书是我数年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写成的；同时，这本小书的直接准备，是已经公开发表了的几篇论文。

这本小册子是论述性的，但为了说明问题，也在以下几个观点上同一些人进行了商榷，这些问题是：（1）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是否对马克思发生过类似于“解放”的影响，使他成为了“费尔巴哈派”？（2）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否没有受到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重大影响。（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否是拔高的、不切实际的。

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在时限上以1845年春、即马克思拟定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止，是因为作者遵循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即在他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一书中，“对于费尔巴哈学说本身没有批判”。

在撰写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参考了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著述，尤以邢贲思老师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重。在此，谨向他们、特别是邢贲思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存在的问题，请哲学界同仁不吝指教。

董仲其

1987年12月3日

目 录

前 言：	（ 1 ）
引 论：费尔巴哈早期思想和马克思学生时代思想的发展	（ 1 ）
第一章：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思想	（ 28 ）
第二章：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批判》和《基督教的本质》	（ 42 ）
第三章：马克思与《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 59 ）
第四章：马克思与《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整个费尔巴哈学说	（ 78 ）
第五章：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学说的决裂	（ 102 ）

引论：费尔巴哈早期思想和马克思 学生时代思想的发展

一、费尔巴哈早期思想的发展

1846年，费尔巴哈在《说明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断》中指出：“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①这段话，集中体现了费尔巴哈早期思想发展所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他信仰神灵、上帝为起点，以他成为唯物主义者作为终点。用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反对神学，又用人本学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这就是费尔巴哈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两个转折阶段，其中尤以后一阶段为其重点。

1804年7月28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兰得休特城的一个著名的刑法学家的家庭，其父安塞尔姆·费尔巴哈在巴伐利亚大学任法学教授。同当时的所有青年一样，费尔巴哈从小受着正统的神学教育。1822年，当他告别自己的中学时代时，宗教影响是相当深的。^②

1823年，费尔巴哈考入海德堡大学神学系攻读神学，是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7页。

②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0页。

一位神学爱好者和上帝信仰者。此时，他对该系的新教神学家、教授卡尔·道布讲授的思辨神学很感兴趣，在两个学期中专心听了道布所讲的“神学道德”、“论恶的起源”、“教理学”三门课程。费尔巴哈在给他父亲写的信中说：“道布是这里唯一可以完全使我满意的人”，是“我在这儿的生活中的唯一支柱”。^①但是，费尔巴哈在听完卡尔·道布的课之后，对海德堡大学的学习就感到失望，一方面他认为该学校已不适合他对神学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他认为在这里学习不到真正的哲学，而这又是他想加以彻底研究的另一门学业。显然，强烈的求知欲使费尔巴哈感到失望。

在这里，我们听听费尔巴哈对新教神学家教授亨利·保路斯所讲授的教会史的意见是很有意思的。费尔巴哈说：保路斯“讲的释经学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至于他的教会史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讲教会史时，又禁不住在我们面前，搬弄他的智慧，他主观的一己之见，并且从老一套心理学基本概念中推演出伟大的思想来。但当我听教会史讲义的时候，我想听的正是教会史，而不是某一位讲述人的主张和假说。应该绝对客观地介绍事实——不论是属于行为或思想方面的，应该介绍它们如何自然而然的形成，如何必然地彼此制约，以及如何为自己带来生命或死灭；如果这样，历史自己就会现身说法，以史实本身阐明真假虚实，它不须要任何注解。要想体会科隆大教堂的宏伟壮丽，为此全然无须现代建设师的帮助。”^②从这段话可看出，年青的费尔巴哈对事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1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1页。

物是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的，他不满意说教式的教育，而想自己弄请问题；他对教会史的看法，已爆发出了零星的思想火花。

1824年7月，费尔巴哈转入柏林大学神学系学习。转学的原因是柏林大学可以解决他在海德堡大学感到失望的问题，“这所大学对我进一步的神学研究和一般精神教育是最适当的地方。”“在柏林，我不仅可以从大学讲坛上，也可以从教会讲坛上，从我们时代公认的最伟大的宗教演说家施莱尔艾马赫的口里，听到精神的活生生的语言！……这些讲义对一个神学家是非听不可，而且也是我自己早就急于要听的。在柏林，哲学无疑也与此地不同。”①

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费尔巴哈在柏林大学神学系学习的情况，但从1825年4月他转入哲学系攻读哲学的情况分析：他对哲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神学，哲学已成为他的嗜好，成为他能在其中纵横驰骋的领域，能取得成就的领域。费尔巴哈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我已从神学转到哲学。哲学之外没有幸福！”②远离神学而转到哲学，费尔巴哈感到了一种思想上的解放，并不可遏止地把他的思想推向前进。不久，费尔巴哈就向他父亲说：“是的，那是千真万确的：我放弃了神学；……如果想使我再回到神学去，不啻想抓住精神再放到它的已经死了的躯壳中去，使蝴蝶再回到蛹里去。”③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已表达了同神学坚决决裂的态度。

①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第222页。

②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3页、第223—224页。

到柏林大学后短短的时间里，费尔巴哈思想上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哲学与神学选择的结果。当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正在柏林大学讲授思辨哲学，而费尔巴哈在刚听了黑格尔四个星期的课后，就感到“收益却已经多得无可估量。”①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把海德堡大学教授卡尔·道布同黑格尔作了对比，——前者曾是他最满意的教师——认为：“听道布讲学时一知半解，感到晦涩，至少觉得是根据太薄弱的地方，我现在听了黑格尔的几次讲演后，都已能了解得很透彻，并且也看出这道理的必要性。”②显然，黑格尔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以及他明晰易解的讲课，给了费尔巴哈巨大的影响，但是，仅仅这样来理解费尔巴哈的“选择”是不够的。应该看到，他之所以转到哲学而放弃神学，还有着内在的因素，即“我放弃神学不是由于莽撞或者轻率；不是因为它不合我的脾胃，而是因为它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不能满足我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的精神到底还是不能就范于圣地那蕞尔小国的偏狭疆界以内；我的心灵向往着辽阔的大世界；我的又饥渴又好胜的灵魂想要吞下一切。”③因此，费尔巴哈的“选择”还决定于他内心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求知欲和对神学的不满。

从费尔巴哈放弃神学转到哲学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他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同神学决裂，对年青的费尔巴哈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在于他从小受的是正统的神学

①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2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3页。

教育，曾是一位上帝信仰者，而且还在于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还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宗教神学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同神学决裂，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同当时社会处于对立的地位，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抗。费尔巴哈在完成第一个转变时，就已埋下了终生同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处于对立地位、并与之作斗争的种子。

需要指出的是，费尔巴哈虽然放弃了神学，并与之决裂，但他也还不是一位无神论者。对他来讲，同神学决裂到成为无神论者，中间还经过了一段时间过程。在此时，他仅仅是用黑格尔思辨哲学代替了对神学的信仰。当然也同这样的情况有关，即黑格尔哲学并不排斥神学，反而给了神学一席之地。

1826年，费尔巴哈听完了黑格尔的全部课程，他比较喜欢黑格尔的《逻辑学》，共听了两遍。在此期间，他对黑格尔非常崇拜，甚至于曾说：“他（指黑格尔）就是我当时称之为再生之父的那个人。那是唯一使我体会并理解到‘老师’的定义的人，因此是我感到唯一应当致以诚挚谢意的人。”①

费尔巴哈在放弃神学时，曾立下了自己的志向，他说：“我要把大自然，——那儒怯的神学家对它的幽遽感到惊惶失措的大自然——我要把人，就是说把完整无缺的人——不是神学家、解剖学家或法学家而只是哲学家的对象的人——

① 转引自邢贲思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第57页。

拥抱在我的怀里。”①显然，大自然、人是他研究的志向。因此，他在听完黑格尔的全部讲义后，虽然在哲学的总体上被黑格尔征服了，然而并不是彻底的、完全的信服着这位伟大的思辨哲学家，正如以后许多人指出的，费尔巴哈当时也不是正统的黑格尔信徒。费尔巴哈认为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然界屈从于绝对观念，是为绝对观念发展服务的；哲学与宗教神学的关系等。因此，他从三个方面对黑格尔哲学提出了怀疑。

第一，通过逻辑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出了疑问。他说：“凭什麼理由可以从逻辑的范围转到自然的范围呢？这相互转化的不可避免性和原理又何在呢？”②这个问题，针对的是黑格尔哲学中绝对观念发展由第一个阶段转到第二个阶段的情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先天存在的，并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源泉；它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发展中丰富、完善并完成自身。绝对观念的发展依次可分三个阶段，即逻辑的阶段、自然的阶段、精神的阶段。绝对观念在逻辑的阶段发展到顶点时，就否定自身，或外化或异化或对象化为自然界，用黑格尔的话来讲就是，绝对观念“自由地外化为自然。”③因此，自然界是逻辑形式的派生物，是它的对立面。这样，绝对观念就进入了自身发展的第二阶段。可见，绝对观念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黑格尔没有讲出、也不可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3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4页。

③ 《小逻辑》第428页。

能讲出多少理由，而用“自由的”三个字一带而过。费尔巴哈感到，黑格尔含混的地方，正是值得怀疑的问题，他针对黑格尔的观点，直率的提出：“逻辑之所以转变为自然，只是因为能思维的人在逻辑之外遇上了一个与他直接接触的存在，一个自然界，并且由于他直接的亦即自然的观点又不得不承认它。假如没有自然，逻辑这个童贞的处女永不能生出它来。”^①因此，既然逻辑与自然的关系是这样，那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是这样。

第二，在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上提出疑问。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黑格尔哲学也是如此。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反对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同封建势力妥协，这种矛盾态度反映在黑格尔哲学中，形成了这一哲学根本的、内在的矛盾——恩格斯曾称之为保守的体系与革命的辩证方法之间的矛盾。而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看法，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种矛盾。一方面，鉴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它的软弱性，黑格尔并不否认宗教神学，他曾多次说：他的思辨哲学并不是无神论，而是和宗教神学相一致的，^②甚至于他还说：“因为哲学除神以外也没有别的对象，所以其实也就是理性的神学，并且就它对真理服务来说，它也就是永远对神服务。”^③另一方面又基于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他在哲学中仅仅只给宗教神学留下了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4——225页。

② 参见《小逻辑》第二版序言；《黑格尔全集》第10卷，第461页。

③ 《美学》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页。

一席之地。黑格尔虽然强调哲学和宗教相一致的观点,但他也认为哲学是高于宗教的,宗教神学所启示出来的东西仅仅是哲学思想的材料和内容,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宗教仅仅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一个梯阶。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在上述这些地方讲到的宗教,多是指宗教在当时当地的特殊形态,即基督教。青年费尔巴哈已较清楚的看到了上述的矛盾,虽然他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的思想本身也还不够成熟,但已足以使他对此提出怀疑:“哲学对宗教是什么关系呢?”^①也就是说,黑格尔象上述那样理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正确吗?

第三,对黑格尔哲学的作用以及历史地位问题上的疑问。黑格尔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它的致命缺点在于黑格尔认为自己的哲学已达到绝对真理,今后人们只要按照他的哲学原理去实施实现就行了。对此,费尔巴哈很不以为然,他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怀疑提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作用问题。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代表的是过去的世界,其作用“不是人类关于自己过去曾经如何,而今后将不再如此的回忆吗?”^②

上述三方面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表现出青年费尔巴哈思想的敏锐性和勇敢精神;这些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黑格尔哲学的要害,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并埋下了他最终同该哲学决裂的最初因素,亦即埋下了他成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最初因素。前面已经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产生于同他曾立下的志向即研究大自然和人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5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5页。

符，但是这种不符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年青人的直觉或不合胃口，就是说，既是片断的、零碎的，又是缺乏深度的。虽然第一道“裂痕”已经划上，但是在总体上对黑格尔哲学的信服，还是他此时思想的主导方面。

1828年，费尔巴哈以拉丁文写学位论文《论统一的普遍的和无限的理性》，获得博士学位。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以黑格尔观点写作的，承继了黑格尔夸大理性的作用的思想，认为在理性范围内不存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但是，这一观点同时又显示了与黑格尔的区别：因为既然在理性范围内不存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那么在非理性范围内就存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即一般只是个别的抽象，离开了个别就不存在一般。费尔巴哈正是这样论述的。他认为：“鼻子”是对许多个别、特殊鼻子的抽象；不存在一般的“鼻子”；其本质和存在是分离的；作为普遍性的鼻子同个别的鼻子是有差别的。黑格尔当然也承认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并承认普遍性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但是他夸大了一般、普遍的作用，对个别、特殊未能给予重视。而费尔巴哈重视的是个别、特殊的重要性，实际上已有了个别存在于一般之先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据说，费尔巴哈曾把这篇论文寄给了黑格尔，希望他给予指正，但没有收到黑格尔的回信。究其原因，是否也有学生与老师观点的区别在内呢？

1829年至1832年，费尔巴哈在爱尔兰根大学担任哲学讲师，在短时间里讲笛卡尔、斯宾诺沙之后，便一直从事逻辑学、形而上学的教学。在讲授逻辑学时，费尔巴哈没有离开黑格尔的观点，但他认为，自己有独立见解的地方是：（1）讲授方式上没有用黑格尔的术语、用语，“而是按照他的精

神，不是作为语言学家，而是作为哲学家讲述的。”①（2）讲授内容的安排上“不像黑格尔那样，把逻辑作为绝对的、最高的、最后的哲学，而是把它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讲授的”，②因为“逻辑在形而上学这一意义上是哲学迄今的历史的必然结果。”③可见，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发展，逻辑仅仅是历史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独立于历史之上的；逻辑仅仅是哲学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中，费尔巴哈匿名发表了他成为唯物主义者以前的最重要的著作《论死与不死》（1830年）。这本书展现了费尔巴哈最初的反宗教神学的立场和无神论观点，他指出：个人的不死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存在，即个人以自己创造的事业留在人类的记忆中。由此，他否定个人的不死。既然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死，那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消除人类由来已久的关于彼岸的矛盾心理，以使人类能全心全意地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世和现在；因为只有这样专心致志于现实世界才能产生新生活，伟人，产生伟人的思想和事业。‘新宗教’应该规定，它所要求的不是不灭的个性，而是能干的身心康健的人。对新宗教说来健康比永生更有价值。”④可见，费尔巴哈针对的是宗教神学教导人们应崇尚天堂、向往来世的幸福的观点，他认为，天堂、来世的新生活是虚幻的。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还论述了基督教同哲学一致的问题，从而也间接对黑格尔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哲学应该离开基督教，“哪个人无力了解这一点，哪个人在准备

①②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7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7——228页。

放弃肯定的基督教的同时还要保存一些基督教的彼岸世界的表象，即使是作出若干修改，那么他最好也还是整个留在基督教中。”①

《论死与不死》的发表，是早期费尔巴哈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最初的、又是鲜明的无神论观点已经提出，从而他早年与神学的决裂提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神论者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对哲学与宗教一致的思想的怀疑已发展为实际的批评，他主张：哲学应同宗教彻底决裂。

对“论死与不死”这个题目的研究，费尔巴哈一生共进行了三次。第二次是1834年，发表了《亚培拉和赫罗依斯》一书；第三次是1846年，出版了《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他认为，这三本著作最能概括他的思想历程、发展与结果，第一本书“是作为抽象的思想家来写的，第二本是在思维本原与感性本原之间的矛盾之支配下写成的，第三本则是站在那业经同感官调和的思想家的立场上写成的。”②从这些线索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论死与不死》一书在费尔巴哈早期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死与不死》一书的发表，改变了费尔巴哈追求的学院生涯，亦改变了他一生的生活。由于该书明显的反宗教观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28页。这段话的直接针对性还是黑格尔，按费尔巴哈后来所回忆，针对的是“一位黑格尔学派的独断论者。”（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13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16页。